

# 冰冷的月亮



宋汎著

BINGLENGDEYUELIANGBINGLENGDEYUELIANG

中國文聯出版社

宋 汎 著

冰 冷 的 月 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冷的月亮 / 宋汎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ISBN 7-5059-3608-5

I . 冰 . . . II . 宋 . .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144 号

书名	冰冷的月亮
作者	宋汎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谢群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遵化人民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3 千字
印张	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3608-5/I · 2764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目 录

## 散 文

## 童年拾贝

蚂 蚂	.....	( 1 )
马 蜂	.....	( 4 )
我打死了一条蛇	.....	( 7 )
玉 老 鸦	.....	( 10 )
山 野 宁 静	.....	( 17 )
杀牛洞探秘	.....	( 26 )
送 灯	.....	( 33 )
五个铜元的愧疚	.....	( 39 )
银 杏 嫂	.....	( 44 )
冰 冷 的 月 亮	.....	( 60 )

## 闲 情 繁 语

石骆驼之恋	.....	( 67 )
情系鸭绿江	.....	( 71 )

沉思着的呼兰河	(75)
峰山记游	(79)
玻 璃 树	(82)
漂亮的中国人	(84)
寂寞的小镇	(87)
我丢失了那本偷来的书	(91)

### 人物写真

太空中陨落了一颗星辰	(96)
爱惜人才的廖沫沙	(104)
丰硕的成果，闪光的品格	(108)
你吐出了最后的一根丝	(113)
悼志民兄	(118)
绍棠与酒	(122)
美的使者	(127)
男子汉的风格	(130)
漫话晚年的萧军	(134)
学 步	(139)
我所认识的陈祖芬	(142)

### 乱弹杂记

可喜的开端	(146)
关于杨玉祥和他的小说集	(149)
一个败笔	(152)

---

文艺作品题名小议 .....	(156)
读稿随感 .....	(158)
漫话饮酒 .....	(161)
关于“朋友”的断想 .....	(165)

小 说

在大海边上 .....	(169)
茁壮的小树 .....	(178)
育 苗 者 .....	(212)
萌 动 .....	(222)
曲 终 人 散 .....	(242)
作者后记 .....	(268)

## 蚂 蚳

1990年的夏秋之间，我曾在北京远郊的一个招待所里住过几天。那里不仅有山有水，风景宜人，而且是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得非常良好的地方。

一天早晨，我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野小径向水库走去。忽然，从路边草地里蹦出了一只蚂蚱。我赶过去捕捉，那蚂蚱却又蹦回草地里去。我又到草地里去寻找，没想到草一被拨动，就接二连三地蹦出许多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蚂蚱来。我欣喜若狂，一连捉了好几只，带回招待所，装到一个罐头瓶子里。为了使它们能够多活几天，我往瓶底垫上一层湿土，又在瓶盖上钻了几个窟窿，以免把它们憋死。

同住的朋友笑我童心未泯，已经年过花甲了，竟对这种小东西还感兴趣。我说带回去给孩子们看看，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出生、长大，是难得见到这些的。

其实朋友们哪里知道，我所以喜欢这些小东西，还有另外一层没有说出的缘由。

我的故乡在胶东半岛的一个海边小村。它面临大海，侧倚青山，山青水秀，草木繁盛，花草鱼虫，无所不有。离开家乡以后这几十年来，我跑过许多地方，却几乎没有见到过像我的家乡那样美好的村落；同样，这几十年来，无论身在何时何

地，一缕柳丝，一声蛙鸣，都会引发起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深切的思念。这种思念如丝如缕，似梦似烟，是总也忘不了也放不下的。

在我童年时的家乡里，蚂蚱很多。现在记得，平时常见的就有那种个子较小、肤色如土的“土蚂蚱”；有那种个头较大，翅膀很长，飞起来快速、敏捷的“飞蚂蚱”；有一种个头最大、全身翠绿而且带有光泽的“油蚂蚱”；还有一种长脸、尖头、身子瘦长、翅如竹叶的“骚夹子”。至于“刀龙”（螳螂）、蝈蝈、知了、蟋蟀等等，也都是我幼年时常见的玩物，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童年。

蚂蚱大多是对农作物有害的。因此每年秋天，当麦苗儿出土以后，家里总派我们这些孩子们到麦田周围去打蚂蚱。否则，蚂蚱会把麦苗儿吃掉，直接影响第二年的收成。

打蚂蚱的工具叫“蚂蚱巴掌”，是用一只破鞋底拴在一根木棍上做成的。我们手持着蚂蚱巴掌，围着麦田周围转着圈儿打。一边拨动着田边的草丛，把蚂蚱先轰出来，而后再用蚂蚱巴掌把它打死。几圈儿下来，一个人总会打死上百只蚂蚱。这样一块麦田、一块麦田地打，打过一遍隔两天还要再打。有时打累了，就拾些树枝、干草在田边点起火来，烧那些个大、肉厚的油蚂蚱吃。烧熟的大油蚂蚱非常好吃，似乎比现在的薰鸡、烤鸭还要香呢！

直到天凉了，蚂蚱消失了，这项打蚂蚱的劳动才能停止。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家乡里还闹过蝗灾。我只记得那蚂蚱多得遮天蔽日，本来是风和日丽的天气，骤然间变得天昏地暗。地里的每一棵高粱和玉米上，都趴着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蚂

蚱。村里人都纷纷跑到地里去。在地边、地头点起野火，用烟薰蚂蚱。有的脱下身上的衣服，捆到竹竿或木棍上，在地里来回轰赶。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竹竿或木棍，一边大声地喊叫着：“噢——！噢——！”一时间，满山遍野的浓烟缭绕，满山遍野的“噢噢”声。那声音像愤怒的吼叫，又像悲痛的嚎哭。既悲壮，又凄凉。

这场蝗灾过后，地里的庄稼被吃得凋敝不堪，当年的收成损失了大半。连我家院里栽着的几棵月季花的花朵和花叶也全被吃光了，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枝条儿了。

离开家乡这几十年来，基本上是在大城市里生活。虽然有时也到郊区农村走走，却好像没见到过几只蚂蚱。这一方面可能是没留意，另一方面据说由于农田里广泛使用各种农药，蚂蚱的确是少得多了。

如今，我捉到的这几只小生灵，又牵动起我对家乡和童年的遥远而悠长的情思。

回到家里，我把瓶里的蚂蚱拿给孩子们看。由于装得久了，有的已经死了，剩下的也都半死不活的了。外孙拿起一只来看看，说了声“没劲”，又扔回到瓶里去。我想给他们讲讲童年和家乡的事，孙子却说：“求你，爷爷，别讲啦，我们还玩游戏机呢！”

无奈，我把那几只死了的蚂蚱扔了，半死不活的，也放到楼下的草坪里去了。心里好像失去了点儿什么，有一种怅怅的感觉。

## 马 蜂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蜜蜂采集花粉的样子。它那娇小而灵巧的身子在花蕊中钻寻着，翻滚着，直到浑身上下沾满了花粉，而后，“噌”的一声满载而去。马蜂虽然不会采集花粉，不会酿那种甜甜的蜜，但我对它也不反感，甚至可以说也比较喜欢。这不仅是因为马蜂有一种巧夺天工的本领，能够造出精巧、坚固的马蜂窠；也不仅是因为它体形比较英挺，有着一身美丽而又令人心悸的花纹。我之所以喜欢马蜂，是和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有一年夏天，在我家后园的葫芦架上，我发现了一个蜂窠。起先很小，只有拇指那么粗，三四个巢孔。经过许多马蜂来来去去的劳动，它逐渐变大，后来竟变得像个饭钵那么大，端端正正地挂在葫芦架的角落里。

开始，我怕那些马蜂会突然落到我的头上脸上蛰我一下，想去打掉它。被爷爷劝止了。听爷爷说，马蜂蛰人只能蛰一次，只要它把体内的毒刺刺出，它的生命也就会跟着枯竭下来，活不长久了。因此，它一般不主动犯人。

马蜂不轻易蛰人，这点我是有体会的。至于它是不是一经蛰人自身也要死去，这我就知道了。但是爷爷的话当时我是相信的，于是就没有去动那个蜂窝。

一天，小伙伴铁牛到我家来玩，我对他讲了蜂窝的事。铁牛是个闲不住的人，总爱恶作剧，爱惹事生非。院角或树隙间的蜘蛛网本来碍不着他什么，可是他每逢看见，总要用棍子把网捅破。大树上喜鹊结窝也碍不着他什么，他也常常爬上树去，把喜鹊蛋掏出来摔着玩儿。这回一听我说蜂窝的事，他立刻高兴地说：“走，咱们去把它打掉！”我说：“马蜂也不伤害你，干么要把蜂窝打掉？”他说：“好玩儿嘛！”我说：“小心它会蛰你的！”他说：“嘻，它敢！你等着，看我的吧！”

说罢，他挥舞着手中的柳条儿，向我家的后园跑去。

我寻了一把笤帚，想跟铁牛一起去。可是我刚刚出门，就听见铁牛在后园里又哭又喊：“妈呀，妈呀，快来呀，快来救我呀！”

我赶紧跑过去。只见那个蜂窝已经被铁牛捅下来了，掉在地上。铁牛自己，却被一群愤怒的马蜂包围了。它们嗡嗡地呼叫着，你争我抢、不顾一切地向铁牛的头上、脸上扑去。

铁牛一边咧着嘴呼叫，一边飞快地挥舞着手中的柳条儿，来抵挡蜂群的进攻。由于他挥舞得紧，不时地有些马蜂被打死在地上。可是它们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依旧振翅呐喊，勇往直前。它们忘记了自身的安危，忘记了即使能够攻得进去，惩罚了敌人也将耗尽自己的生命。它们只有一个念头：攻进去，使来犯的人尝到苦头。

我一面喊惊慌失措的铁牛往屋里跑，一面挥舞起手中的笤帚帮他轰赶马蜂。有两只马蜂也扑到我的头上来，狠狠地刺了我两下。直到我俩跑进屋子，这场灾难才算过去。

铁牛痛得又哭又叫，闹腾了一天。第二天，他的头和脸肿

得很大，眼睛变成两条缝儿了。我的头顶也肿了起来，热辣辣的，痛得要命。

不过我并不恨那些马蜂，也不想去报复它们。不是不敢，而是经过这件事情，在我那孩童的想象里，把这些小东西人格化了。我感到这些小东西有一种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我是钦佩的。

1993年7月

## 我打死了一条蛇

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孤身一人登上蛇岛。为什么去和怎样去的都模糊不清了，只记得上岛不久就碰上一条大赤练蛇。它头呈三角，青红斑斓，迎着我昂首而立，可怕极了。

我扭头要跑，却忽然发现身前身后，远处近处，草中盘着的，树上挂着的，地上爬着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蛇。真是满山遍野，铺天盖地。它们蠕动着丑恶的躯体，吞吐着恐怖的舌头，似乎都要向我扑来，吓得我醒来后还怦怦心动。

我从小就怕蛇，听到过不少有关毒蛇的可怕的传说。于是遇到蛇我就远远避开，为此而经常受到伙伴们的讥讽和嘲笑。

在我儿时的伙伴当中，也的确有些不怕蛇的人。比如满胜，他敢伸手去揪正在爬着的毒蛇尾巴。而且把它提起来抡上几圈儿，再甩出去，那蛇一下子就摔得半死不活了。海生就更绝了，敢空手去抓蛇的七寸。他的动作快速、敏捷，那蛇还没反应过来，七寸就被他卡住了。

我羡慕和钦佩他们的胆量和本事，自己却不敢仿效他们。

有一次下课以后，我和几个同学在院子里踢毽子，忽然觉得后脖颈上有一种凉嗖嗖、滑腻腻的感觉。猛一回头，只见满

胜正把一条死蛇往我衣领里塞哪！吓得我大叫了一声，手忙脚乱地甩掉那条死蛇，就向满胜扑了过去。在场的同学一边笑着一边拉住我的胳膊劝慰我。有个叫春雪的女孩子很为我不平，责备满胜说：“你不知道秋林怕蛇吗？你看，他的脸都吓白了！”

春雪的话更使我对自己的失态感到无地自容。

谁想到几天以后，我就遇到了一个改变形象的机会。

那天，我和春雪从海上回来。路边的荒坡上开着一片粉红色的喇叭花。为了摘花，春雪比我慢了几步，跟在我后面。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她惊恐地叫着：“秋林哥，蛇！蛇！”

我跑过去，只见一条小蛇正在地上爬着。由于那蛇很小，又不显得凶恶，我试着用手中的棍子打了它一下，它毫无反抗的意思，只顾慌张地逃跑。我再打一下，它跑得就越发慌张而急促了。于是我惧意全消，追上去在它脑袋上狠敲几下，终于把它打死了。

春雪高兴地叫起来：“秋林打死了一条蛇！秋林打死了一条蛇！”

她这一嚷，又跑来几个比我们年岁更小的孩子。他们看看地上的死蛇，又看看我，目光中流露出对蛇的恐惧，对我的敬佩。这使我兴奋得心花怒放。

七岁的小锁说：“秋林哥哥，这蛇是你打死的吗？”

我说：“当然是！”

“你不是顶怕蛇的吗？”

“现在不怕了呗！”

听春雪说，镇上有个姓郑的蛇医收蛇，死的活的都要。她

曾经跟海生去过，一条蛇竟换了五个铜板。这条蛇虽小，也可能会换来两三个铜板的。

于是我提上死蛇和春雪一起到镇上去。一路上盘算着用换来的铜板买点什么。春雪主张买麦芽糖。我倒想如果钱够的话，就买上几个桃子，我和春雪每人一个，剩下的带回来给满胜、海生他们也尝尝。

没想到郑蛇医把蛇拿过去看了一眼，就扔下了。

“这蛇不要！”他说，“这是无毒蛇，还是一条刚刚出生的小蛇，它连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还没看上几眼呢，就遭到你们这帮英雄好汉的毒手！”

郑蛇医的话好似兜头一盆冷水，浇得我俩兴味索然，无精打采地走上了回家的路。我脑子里还不时映现出那条小蛇慌张逃命的样子，心中滋生出一种愧疚的情绪。

“将来我一定要打死一条大蛇，一条大毒蛇！”我心里暗下决心。

可惜以后再没有遇到这种机会。

1995年5月

## 玉 老 鸦<sup>①</sup>

—

每年早春时节，大地复苏，南雁北飞。与此同时，乌鸦也开始北迁了。村子上空，每天都有许多乌鸦由南而北地飞过。几十只，几百只，成群结伙，络绎不绝。有时候多得吓人，竟遮天蔽日，是无法计算数目的。

每到这个时候，捕捉乌鸦便成了村里孩子们的一大乐趣。

捕捉乌鸦的工具是一种自制的叫做“翻吃子”的东西。即用一根一尺左右的竹片，弯成弓形，上面系两根弦。下弦上拴三根棍，两长一短。中间那根短棍是拴食物的，食物多半是乌鸦爱吃的花生。两边的长棍是为了支绳套儿的。三根棍的底部各挖一个凹槽，把三个凹槽顶在上弦上，翻上去支好，放在地里，上面再撒上一层浮土把它隐蔽起来，露在外面的只是一个白生生的大花生。乌鸦只要一啄那花生，两根棍就翻下来，把一个绳套儿送到它的脖颈上。乌鸦受惊，必然要飞，那绳套儿是活结，一飞一拉，拴得就更紧了。这时候，隐藏在附近的伙

① 玉老鸦又叫玉颈鸦，比普通乌鸦小一些，颈和腹为白色。

伴们就冲过去，抓住那被套住的乌鸦。

可是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却很少能享受到捕鸦的乐趣。因为爷爷不许我去，怕把心玩野了，耽误了读书和干活。于是每当我看到伙伴们手里提着捉到的乌鸦从山里兴致勃勃地归来时，心里那种羡慕之情是不待说的了。

一天，爷爷到外村赶集去了，我趁此机会去找石头，要跟他一起去捕乌鸦。石头很大方，把他仅有的十把“翻吃子”借给我五把，说：“这五把捉住的归你！”

我自然很高兴，就兴高采烈地和石头一起到山里去了。

石头还带了两只乌鸦做“油子”。所谓“油子”，就是诱饵——“乌奸”的意思。把“油子”的翅膀捆上，拴到地里，使“油子”能叫唤，能在一定范围内走动，却不能飞。这样，空中飞来的鸦群，看到地上有“油子”，就容易落到这块地上来。

## —

石头和我选择一块高岗上的地，把“翻吃子”支好，也把“油子”拴好，然后就跑到地边的小树林子里隐蔽起来。

我和石头正在小树林里海阔天空地聊着，忽然发现一只小鸟儿在我眼前的柳树上跳来跳去。我正要拿弹弓打它，只听石头兴奋地说：

“来了，快趴下！”

我抬头一看，嘿，一群乌鸦正从南面的空中飞来，鸦噪声已清晰可闻。黑乌鸦的叫声悠长而洪亮，而玉老鸦和灰老鸦的叫声则短促而清脆。

我和石头聚精会神地观察着。